



莲池公园灯如昼

□ 郑峰

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到了。节前,正好下了一场瑞雪,莲池公园里,坡如玉簇,树似银装,湖面的冰层上,浮动着一层薄薄的一层雪,似动非动,和煦的春阳一照,浮光耀金,仿佛是一处梦幻的世界。

为了迎接龙年的到来,今年这里要举办元宵灯会。这是莲池公园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,其规模虽然不能与其他大型灯会媲美,但是,匠心独具的组织设计,已经把这里装扮成了一处色彩斑斓的艺术大观园。

年前开始,公园的管理人员就开始了节日的布展工作。在游人们常常健身遛弯的大外环路两侧,沿途设置了不少造型别致的景点,树枝上挂满了鲜红的各式灯笼。围绕湖景周边,亭台水榭、园内各独立小区,或以各色动物为型,或配以各式灯饰和精美图案。湖心,莲花造型的数朵灯具,尤其引人注目,也是点睛“莲池”的得意之笔。夜色降临,华灯齐放,把个公园装扮得火树银花,五颜六色,闪烁璀璨,美轮美奂。人们置身其间,犹如遨游仙境,亲临瑶池,把酒沐风,其喜洋洋者矣!

沉浸在这美好的世界里,



我的思绪倏然飞向了逝去的岁月。上世纪的1999年3月,我时任市驻地的张店区委书记。当时市园林局的局长到区里商量,在新建成不久的市政府三宿舍南侧,北西五路以西、西六路以东、华光路以北的地方,新建一处公园,是满足周边社区居民的休闲、健身、娱乐、观光为一体的公园景区,占地面积约12.8万平方米。需要区里同意并协调征地、拆迁、安置等相关工作。当时这个地段上有道庄、五里桥等村的几处厂企设施,还有不少墓地、房屋等建筑需要拆迁。但是在大局面前,这几个村居及有关家庭,高风亮节,无私奉献,积极行动,全力配

合,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全部完成了相关前期工作,使工程顺利实施。时间虽然过去了20多年,至今想起,仍心怀感激!

公园建成后,围绕定名进行了调查酝酿。因该园坐落在莲池村邻,该村元朝设建制,历史悠久。当时,这里水源充沛,河湖中大面积种植荷花,每当花事盛放时节,呈现出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美丽景色,便以景取名“莲花池”。民国初年,为解决村庄重名问题,将相距不足百米的李家庄并入,取名为“莲池村”。为承接历史,熟悉方位,好懂易记,将公园定名为“莲池公园”。

乡遇剃头匠

□ 吴伟岳

仲春时节,天气乍暖还寒。在乡村集市一向阳门头房展窗前的空地上,一位胡须花白的剃头匠师傅正熟练地操持着磨得锃亮的剃头刀,刷刷地为一长者剃头。这位长者惬意地坐在简易的靠背椅上,在暖阳的照射下,眯着眼睛,享受着头皮陡然清爽的感觉,面带微笑,进入似睡非睡的状态。

旁边一辆人力三轮车的前挡栏杆上,横挂着一长条木板,上面用红漆歪歪斜斜写着“剃头刮脸5元”几个大字,一看便是小学生的字体。车厢里放着几把暖瓶,一个像方凳带几个小抽屉的坐榻,抽屉半开着,里面依次放着几把磨得几乎没有钢刃的剃刀、两把剪刀;一把还沾着肥皂泡快秃了毛的刷子和肥皂盒占了一层抽屉。凳榻上红漆斑驳,脱落得露出原木,几处裂缝述说着它的年代久远。看来这个小榻子只是储存剃头工具而不当座位用了。剃头椅的一旁放着一个四条腿的盆架,两层,下层可以放一个火炉,现在空着了。上层接一个约半尺高的铜圆圈,放着一个盛着热水的仍很光亮的黄铜脸盆,脸盆边上搭着一条半新的白兰条花毛巾。脸盆架子的一头挂着油腻发亮的被磨得只剩一溜儿的荡刀布,架子上还镶嵌着一面勉强可以照出人影的玻璃镜子。这个盆架和

三轮车上带抽屉的凳子合成一担,就是当年流行的“剃头挑子”。

当剃头师傅给长者刮完脸,拿剪刀修了一下鼻须,用热毛巾擦拭以后,在一个老式雪花膏瓶里抹出一点白色的乳膏,用手心摩擦一下在长者的面部轻轻揉抹一遍,摘下围着的大围裙,用力抖了抖。长者正要起身,却听到一轻轻的声音:“请再坐一会儿。”随着两个大拇指在他的两眉之间轻巧地向外按摩几下,随后手指下移至嘴角及下巴处又依次按摩几下,在鼻子的两侧揉了揉,转到他的背后,轻揉他眉头外的两颊。剃头师傅的两只手十分轻巧、熟练,时而用空心拳,时而用空心拳,由于手式变化、快慢变化,使按摩的声音节奏变化悦耳,被按摩者身体和四肢感到轻松舒服。只见他面露微笑,双目半睁,似有睡意,沉浸在似幻非幻的朦胧中。正舒服间,剃头师傅在他的双肩上轻拍两下,说道:“好啦,完活儿。”

这一番操作,使在周围打牌、喝茶聊天的围观者看直了眼,叫好声一片,有的朝剃头师傅竖起了大拇指。长者掏出一张十元的票子,说什么也不让找钱,真诚地说:“光这最后的按摩也值五元。”剃头师傅说,这是老辈传下来的剃头的一套活儿,不能多收钱,然后热情地让他喝茶歇脚。

我站在不远处,直观了整个这个过程。看到完活儿后走上前去,问道,老先生高寿?剃头师傅用手捏了个手式,我说,比我年轻小十岁,棒着哩!

剃头师傅找个马扎让我坐下,他坐在简易理发椅上喝了几口水,侃侃而谈起来。他说,家里是剃头世家,记事时爷爷就挑着剃头挑子在周围村庄走村串巷为人剃头。新中国成立初期给人剃头时兴年底结算。一入腊月,一面剃头一面收取当年的工钱。有的殷实人家给十斤小麦,有的给几斤高粱,有钱人家给一元,有的给五毛。爷爷人缘很好,从未就多少和顾主红过脸,对个别孤寡老人,爷爷就不收工钱。1956年公私合营爷爷被分到县服务公司大众理发店,退休后父亲接班。上世纪70年代后期,为了给他安排工作,不到退休年龄的父亲办了退职,让他顶了班。后来分了职工住房,便在城里结婚生子,安顿下来。90年代初公司改制便买断了工龄,自己单干起来。儿子大学毕业在外地发展成家立业,不干这行了。

“这不,我这副老家什闲置了起

2020年,按照《淄博市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》和公园城市建设的要求,莲池公园改造工程被列入城建重点项目计划,由市城管局组织实施。历经半年多时间的精心打造,同年的9月28日,公园盛装亮相,精致呈现,正式向社会重新开放。

记得当年公园建成剪彩启用后,由于我工作繁忙,基本上没有再到园中欣赏景观。看到园中散步、晨练、跳广场舞、坐椅上聊天的人们,总觉得他们是一帮闲人。没想到,自己退休后,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。为此还写了几句顺口溜,抒发自己的感想:“昨日忙碌今日闲,战场转换成公园。韶华易逝人易老,桑榆非晚霞满天。”

如今,春风又吹拂着大地,雪花在春阳的照射下,化为温柔的春水,公园里充满了春的气息。湖边的柳树,率先带来了春的信息。轻柔的柳条,泛着淡淡的绿色,在春风里轻轻飘舞,荡漾着春天的笑容。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句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。

春天,已经来到了莲池公园!

春日“食花”

□ 叶森岚

闺蜜自云南昆明给我带回了鲜花饼。咬开后,玫瑰的甜糯花香与酥脆饼皮互相碰撞,唇齿间皆是春天的遐思。如此美味,就连乾隆皇帝都传下口谕:“以后祭神点心,用玫瑰花饼不必再奏请即可。”

以鲜花入馔,并不仅是云南的特色,纵观古今,食用鲜花的历史已有上千年。古书有言仙人“食桃李葩”,而《吕氏春秋》记载,早在公元前16世纪,商代大臣伊尹即开启了以“寿木之华”(桃花)烹饪佳肴的先河。至唐朝盛名的“百花糕”载于《隋唐佳话录》,武则天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游园赏花,命宫女采集百花,和糯米捣碎蒸制成糕,并赏赐给群臣,春日“食花”的雅趣逐渐从皇宫内墙传民间乡野。后有南宋林洪《山家清供》问世,其间记录蜜渍梅花、不寒斋、素醒酒冰等8种花、12道菜的“花馐谱”。明人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更是撷英采华,每一页都开满了百花芳菲。

春日“食花”,与其说是一种雅兴意趣,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智慧,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尊重。食野蔬、酌清泉、餐落英、漱云液,就地取材,天人相和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

在春日的餐桌上,鲜花从未缺席。

绚烂喧闹的“早春第一枝”,最应景莫过于白玉兰——生花如玉、色白微碧、凝脂停云,花瓣肥厚丰腴,花开九瓣盛状如酒杯,满斟春光醉意。《群芳谱》描述:“玉兰馐。花瓣洗净,拖面,麻油煎食最美。”想来定是色色可餐。

一树芙蓉花开,满城遍锦绣,此物最合文人心意。遇上芙蓉花开时,满城婉约成一幅温润清气的山水画,从初春铺展至入秋时节。清代袁枚《随园食单》有一道拿手菜名为“雪霞羹”:采应季的芙蓉花,去蕊、蒂,以汤焯之,加入豆腐熬煮,雪白嫩滑的豆腐上萦着淡红微醺的花瓣,色如雪霁之霞,正是这股撩拨人的春色,让人欲罢不能。

花馐食鲜,亦可陈酿。清代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记载:“凡诸花及诸叶者皆可蒸露。”花露可入汤、入酒,连贾宝玉挨了打,王夫人都能随手取出一瓶内造玫瑰清露,掺水给他喝了祛火气。如若将松花、槐花、杏花入饭共蒸,密封数日后则得酒。古人酿花酒,有名者莫过于苏东坡,其作《松花歌》“一斤松花不可少,八两两黄切莫炒,槐花杏花各五钱,两斤白蜜一齐捣。吃也好,浴也好,红白容颜直到老。”读来妙趣横生,仿佛看见东坡居士在春光里纵酒放歌,尽醉方休。

如果不想饮酒,不妨来一碗“暗香粥”,清粥佐以梅花瓣、桃花瓣、玫瑰花瓣同煮,如新雪映残红,食之润燥爽口,清芳脉脉,怎不是一种花不醉人人自醉的雅趣!

